

人生以快樂為目的

吳淡如

討好別人，使你找不到自己生命的真正指標。著名的心理學家容格曾經如此分析：

「我的病人之中有三分之一以上，在醫學上找不到任何病因，他們只是找不到自己生命的意義，拼命自憐而已。」我們該自愛，但自憐可就不是好東西；該對別人好，但一味討好，恐怕沒有人認為該真正尊敬你。

我少年時期，就認識一個非常在乎別人看法的人。那時候我很喜歡在星期天上教堂，因為教堂的音樂總使我心情舒爽。但這傢伙未免有點討厭，他雖然眉清目秀，待人也非常客氣，卻總是每隔幾個禮拜，就要發給同年齡的人一份問卷。你會給我打幾分？你認為我的優點是什麼？有哪些缺點值得改進？

這人勇於自我檢討的精神也許值得嘉獎，但他看見問卷回籠後，卻屢屢變得更不快樂。試想，別人在白紙黑字上誠實的寫下你的缺點，除非聖賢，誰會真的開心？看過他那麼不開心之後，過幾個禮拜，他再發問卷給我，我乾脆昧著良心給他一百分，缺點欄下填：無！

沒想到他並不因此而高興，他把我拉到一旁，指責我不是個誠實的朋友：「我從你的眼神中可以看得出，妳並不認為我十全十美，既然這樣，妳為什麼口是心非的給我一百分？」

「因為你實在很煩！」年輕氣盛的我，衝口而出。

這時，牧師走了過來，聽了我們的爭執之後，微笑的對他說出一句妙語：「下一次，不要再麻煩你的朋友為你打分數，請上帝為你打分數吧！」

是的，就讓我們心中的上帝為我們的表現打分數，何必斤斤計較別人給你幾分呢？

小屋中的親情

竺家寧

我的童年，在一間狹窄陳舊的日式小屋中度過。對一家七口來說，這間屋子的確是太小了。原先是一棟木造榻榻米的小屋，中間分割成為兩戶，七口人就塞在半棟屋子裡。

雖然，由於改建，這棟木屋早已不復存在，它卻留給我一片最深刻、最珍貴的記憶。今天，我所擁有一切，都是從這個小屋開端的。

那是個刻苦艱辛的時代，父親為了扶養五個孩子，必須到外地工作，長年不在家。家中的大小事情，都賴母親承擔，母親的青春歲月就這樣奉獻在我們五個孩子身上了，她身兼慈母和嚴父的雙倍任務，一直到现在才能真正體會她肩上擔子的沈重，但她都能堅強的、平穩的帶著我們度過了。

小學畢業那年，考到北投的復興中學，當時的北投，還是個偏僻的小鎮，由台北過去，得乘火車。因此，每天一早，天還沒亮母親就把我拉起床，稀飯、醬瓜的早點已擺好，母親費力的吹涼那碗粥，好讓我能下口。時間來不及時，我一面匆忙整書包，她便俯下身來幫我穿襪子、繫鞋帶。也就是這樣，一直到初中，我還不太會繫鞋帶，也不怎麼會分左右腳。

寒冬裡，兄弟們總躲避洗澡。母親每次端了一盆熱水，嚴厲的令我們坐在小板凳上，一個一個的為我們洗腳。腳泡在熱水裡，母親的手頓時感到無比的溫馨，那種感覺，由她的雙手灌注我的雙腳，再漫布到全身。那個年代，生火不大易，母親在小院裡拼命的煽火苗，點燃中間有許多洞的煤球，弄得混身是煙灰，眼也燻紅了，燻出了眼淚，這就是母親生活的一部份。

也許，這些事很平常，然而對我卻具有無比的意義。在母親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呵護下成長，使我不學壞，使我懂得把這份愛轉給周圍的人，轉給社會，藉以告慰母親在天之靈。

湖邊散步

這是個溫煦的冬天午後，爸爸帶著我去小坡湖散步。湖邊的甜根子草五節芒都開花
了，灰白和紅褐的花穗在風中輕搖著，也在冬陽中相互映照。濃綠的野薑花林繫列在它
們之後，優雅的白花才謝了不久，我們已開始懷念那濃濃的花香。野薑花林之後，便是
我們常翻越的茂密的相思樹林、小綠山。

今天我們不是去爬山，所以就坐在湖邊看蜻蜓、烏龜和大肚魚，還有等那隻小白鷺
來湖邊覓食。因為有了這小湖的存在，我看到了魚狗的形容，知道了夜鷺和小白鷺的長
相。當時爸爸挑選在這附近的社區定居，就是看中它旁邊有一座相思樹林子，沒料到進
了林子以後，竟然驚喜的發現其間還有這個小湖。一個林子旁邊有沒有湖，附近自然的
生態和資源，差別是相當大的。少了湖，我們就無法看到蜻蜓和烏龜等小動物了。

我們今天來到湖邊，並不只是來觀賞而已，爸爸是特地來撿一種特別的垃圾。湖裡
有魚，常有許多人來到這裡垂釣，每過一陣子，總會有一些釣客丟棄的魚鉤、魚線和各
種釣魚用品，散落在湖的四周。爸爸擔心這些東西，不但會傷到其他小孩，也會危害到
棲息在湖裡的生物。以前，曾有一隻小白鷺被岸邊魚線纏住，活活的溺死了。我們在散
步時，也曾救過一隻本土種的烏龜，當時牠就是被人們任意丟棄的魚鉤勾住了。沿著湖
岸走了一圈，檢拾了不少的垃圾，我們把檢來的東西集中在一起，準備帶回家做分類處
理。雖然我們今天沒等到小白鷺出現，心裡卻覺得踏實多了，我們知道牠還會回來，在
湖邊安心而快樂的生活。